# 公羊義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三年盡十五年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左氏穀梁作伐莒二者必有一誤

夏楚子伐宋

秋螽注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卽上十年冬晉饑是也歸父會齊人伐莒見上十二年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疏穀梁作先縠唐石經穀梁亦作縠彼釋文云縠戶木反一本作穀知唐初穀梁本有作穀者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十三日○注日者至父也○舊疏云正以曹爲小國卒月葬時卽昭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之屬是今而書日故以加錄解之也喜時事見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所以養孝子之志者舊疏云正以喜時之讓而春秋尊榮其父故曰養孝子之志也猶襄二十九年傳云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是也許人子者必使父者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榮與君父共所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必使子者必使人子尊榮其父也校勘記云元本同閩監毛本父上有人字按疏中引注亦作必使人父也此脫謂喜時爲子必使其父亦尊榮是以加錄之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注】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疏】注月者至食之○正以圍例時此月故解之易子而食諸事見下十五年傳

葬曹文公疏通義以上月爲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宋見圍不得與會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知疏注宋見至善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是春秋之例凡盟會地與國初者皆主國與盟也今宋見圍不得與會可知而地以宋故解之知宋不得與者以下五月始書宋人及楚人平故也如此書者正以善內爲救宋行會有見人之厄則矜之意春秋美其其志故書于宋若宋已與會然所以養成其善也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類是也○注不嫌至可知○舊疏云舊云見刺者謂魯人見刺也者疑之按平事見刺者即傳宋人及楚人平傳云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是其平事見刺也魯以春會楚子至夏宋楚始平明魯未能解宋圍故

不嫌與實解宋同文也舊疏引舊說疑之浦氏鏜云之疑非
字誤按此經方以于宋善內何有刺之通義云地以宋者與
僖二十七年同說彼引杜云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
宋地非何義何注彼云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為此盟也宋
得與盟則宋解可知
是二者文同義異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注〉据上楚鄭平不書〈疏〉注据上至不書
○鄭上十二年
莊王伐鄭勝于皇門放于路衢鄭伯肉袒云云莊
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是其平事也

大其平乎己也〈注〉己二大夫〈疏〉注己二大夫○謂華元子反專己為平
故曰己也後漢書王望傳昔華元子反
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
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本此大義也

何大乎其平乎己〈注〉据大夫無遂事〈疏〉注大夫無遂事○莊十九年傳語大夫不得
遂今云大其平乎己二者義反故据以難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疏〉舊疏云
考諸舊
本或云軍有七日之糧爾七日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即云
更留七日盡此資糧而不得勝將去宋而歸爾今定本無下

七日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定本是也於是使司馬子反〔疏〕通義云子反楚右軍將公子側也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注〕堙距堙上城具〔疏〕校勘記出闚宋城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闚改窺非韓詩外傳載此文堙皆作闚○注堙距堙上城具○校勘記出土城具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土作上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上公羊問答云問堙距堙上城具有據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孫武子攻城篇攻城之法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傅其城也按左傳襄六年注堙土山也蓋於城外積土而高乘以登城者築土為之故从土作堙也說文作垔訓為塞引書鯀堙洪水今本作堙與此義為虛實之分也左傳云登諸樓車史記注引服虔云樓車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亦堙之類一堙蓋用土築之附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疏〕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疲極曰憊說文心部備憋也漢書樊噲傳又何憊也注憊力極也易遯象傳遯有疾憊也釋文引鄭注困也又既濟憊也釋文引陸注憊困劣也謂國困極也困極事見下曰何如〔注〕問憊意也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注〕析破骸人骨也〔疏〕左傳使華元夜

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諾與此同唯以華元入楚師爲異然不若公羊之詳情勢亦不合杜云爨炊也用此傳也說文火部炊爨也方言爨齊謂之炊韓詩外傳作爨下同○注析破○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析劈也廣雅釋詁析分也淮南俶眞訓析才士之脛注析解也說文木部析破木也故詁析爲破也○注骸人骨也○左傳釋文云骸本又作骨廣雅釋器骸骨也說文骨部骸脛骨也說苑復恩云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是骸卽骨也故史記宋世家楚世家呂氏春秋行論篇並引作骨

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如所言〔疏〕注雖如所言○禮記大傳注云然如是也言雖如是所言也

吾聞之也圍者〔注〕古有兒圍者〔疏〕韓詩外傳作吾聞圍者之國

柑馬而秣之〔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疏〕校勘記云唐石經秣作末柑當作拑按紹熙本亦作秣秣从末韓詩外傳柑作箝○注秣者至口中○公羊問答云說文秣食馬穀也今借作秣按成十六年左傳秣馬利兵注秣穀馬也禮部韻略釋疑引字林云秣食馬穀詩小雅鴛鴦云摧之秣之傳秣粟也又周南漢廣云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周禮大宰七日芻秣之式注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漢書魏相傳禁秣馬酤

酒貯積注秣以粟米飲馬也○注柑者至畜積○釋文云柑以木銜馬口公羊問答云後漢書崔寔傳方將柑勒鞬鞠以救之注引何氏此注柑與鉗通後漢書袁紹傳百僻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按此經注柑字皆當作拑說文竹部箝籋也从竹拑聲又金部鉗以鐵有所劫束也从金甘聲又手部拑脅持也从手甘聲後漢書單超傳上下鉗口注拑與鉗古字通漢書袁盎傳注箝籋也又五行志注拑鑷也又江充傳注鉗鑷也以木鑷馬口如鉗故曰拑或作箝鬼谷子有飛箝篇注云箝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蓋拑箝鉗皆可惟不得作柑柑乃果名也吳氏經說云柑从木釋文唐石經並同而說文無柑木者某从木从甘訓酸果與柑馬素無涉叜雲謂柑當止作甘卽銜也甘銜古今字以金置馬口中曰銜行馬則銜之止馬則御之故銜从金行聲甘說文作甘从口含一象口中有物形正銜在馬口中象也古文一字兼數義者甚多則甘卽柑之本字明矣說文拑脅持也鉗以鐵有所結束也此謂持以手束以鐵若口之含物然故从手从金銜馬口所銜不能銜物古卽有以木爲之者不當从木柑俗字也馬口有柑則不能食置粟馬前示敵以粟有餘也注謂以粟置馬口中非是按注意秣本飤馬之名故云以粟置馬口中也因使有柑銜其口故須人置之也此本權以示敵有蓄積爾

肥者應客〔注〕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注〕猶曰何大露情〔疏〕

論語子路篇則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引孔子注曰情實也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鄭注情猶實也淮南繆稱訓不戴其情高注情誠也太露情卽誠實之謂也韓詩外傳是作今今與是皆指事之辭

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注）矜閔（疏）注矜閔○詩小雅鴻雁爰及矜人傳矜憐也華嚴經音義引字統云矜恰也書呂刑云矜我一日釋文引馬注矜哀也方言矜哀也齊晉之閒曰矜秦晉之閒曰哀哀憐皆有閔義

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注）幸僥幸（疏）韓詩外傳二厄字皆作困同○注幸僥幸○國語晉語云武不行而勝幸也又荀子王制云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注並云僥幸也按後漢書鮑永傳誠愍以其眾幸富貴注幸希也小人見人之厄則希幸之也希所不當希曰幸小爾雅廣義非分而得謂之幸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也蓋猶言幸災樂禍也

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疏）左傳寡君使元以病告是卽以情告子之事也

司馬子反曰諾（注）諾者受語辭（疏）注諾者受語辭○廣雅釋詁云諾應也說文同詩魯頌閟宮云莫敢不諾箋諾應聲也荀子王霸云刑賞已諾注諾許也許卽受語辭也文選傚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相然許之辭也

勉之矣（注）勉

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疏〉注勉猶至守之○呂覽達鬱篇臣乃今將爲君勉之注勉勵也小爾雅廣詁勉力也勉勵勉力皆有努力之義故法言孝至篇注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注云勉勵也左傳昭二十年爾其勉之注云勉謂努力也方言猶勉努也注勉努者如今人言努力也是也故古詩十九首內有努力加餐飯李陵與蘇武詩有努力崇明德皆勉語也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而去之反于莊王〈注〉反報于莊王〈疏〉注反報于莊王○國語晉語反使者注反報也史記禮書反其所自始正義反猶報也反即訓報故云反報也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注〉雖已憊〈疏〉注雖已憊○范望注太元務測曰然猶是也言雖是憊也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注〉意未足也〈疏〉經傳釋詞云而猶乃也言然後乃歸也莊十三年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言歸何言國乃曰歸也論語泰伯篇而今而後言乃今乃後也注言意未足者謂但會宋憊不足也志在必取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

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疏毛本子誤則子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注區區小貌疏注區區小貌○廣雅釋詁區小也又釋訓云區區小也文選朱浮與彭寵書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李注區區言小也襄十七年左傳宋國區區釋文區區小貌漢書楚元王傳豈謂區區之禮哉注區區謂小也又楊王孫傳何必區區獨守所聞注區區小意也區區有小義故區區為狀辭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注先以諾受絕子反語疏注先以至反語○疏于梁惠王篇公曰諾注諾止不出此亦諾止不取之義恐子反仍諫故也舍而止注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疏注更命至去計○左傳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注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左傳敘於華元見子反前為異說文亼部市居曰舍漢書高帝紀欲止宮休舍注舍謂屋舍也太元去舍彼枯園注舍居也周禮司戈盾及舍注止也築室而止故亦訓舍為止韓詩外傳無諾舍而止通義云先勉受子反語言將舍宋止而弗攻以此為莊王語非何義雖然注雖未已知我糧短疏玉篇虫部雖辭兩設也經傳釋詞然詞之轉也莊王雖勉諾子反而意仍不然吾猶取

此然後歸爾〔注〕欲徵糧待勝也〔疏〕注欲徵糧待勝也○此亦何氏以意測之通義云繼乃道王本意終非舍而止覘其憊甚七日不解必內潰云爾夫七日不去楚糧亦絶何以使宋內潰故云徵糧待勝也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疏〕白虎通諫諍篇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得放明人臣三諫不從宜去子反楚公子故不從仍返國也

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注〕大其有仁恩〔疏〕左傳華元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似是華元要劫為盟與此詳略互見蓋盟在先反報莊王在後也繁露竹林篇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是即何氏大其有仁恩之

義也繁露又云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湨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閔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識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脩之意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觀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人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論矣故覆大子反之義極爲平允韓詩外傳云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

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尚也是亦公羊義也此皆大夫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皆誤其按紹熙本亦作皆其稱人何貶曷爲貶注據大其平平者在下也注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等不勿貶不言遂者在君側無遂道也以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知經不以文實貶也凡爲文實貶者皆以取專事爲罪月者專平不易疏注言在至稱人○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婩子反於彭城兮注婩呂忱字林音化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婩蓋亦譏刺之意謂二子專平之美不歸於君故也繁露陽尊陰卑篇云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又五行對云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天命若從天命者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注等不至道也○校勘記出等不勿貶云疏標起訖亦作等不勿貶言與不勿貶相等謂貶也此本勿作物誤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勿莊十九年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彼公子結不在君側故得
言遂此與彼殊故雖貶大夫專平不書遂也舊疏云若言遂
當言楚圍宋宋華元楚子反遂平于宋矣然子反亦不得書
字貶言遂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屬是也○書
注以主至罪也○正以遂者專事之辭此主書者雖大其平
仍坐其在君側行遂事也○注知經至爲罪○通義云平例
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
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爲事君之義杜要上之
觿舊疏云爲文實貶者皆以時無王霸諸侯專事雖遼古與
于時爲宜是以春秋文雖貶惡其實與之即僖元年齊師云
云救邢既齊侯稱師刺其專事不言狄人滅邢而爲之諱見
非貶與是也按此專坐在君側專事爲罪非謂無別王方伯
專事罪之故直貶稱人以起其專無爲貶與文不與故經無
與文也○注月者平不易○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注不書
月者易故也是不書月爲易則書月爲不易矣猶定十年存
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
也通義云凡平而後有反復
者月信者時何氏無此義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疏包氏愼言云六
月書癸卯月之
二十一日杜云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大事
表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存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

按潞氏封域極廣國都在潞安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曲梁縣直接山東之界延表二省傳云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出其東而轉攻之以絕其奔逸也一統志潞縣故城在潞安府潞城縣東北

潞何以稱子注据其滅稱氏疏通義云据赤狄君未嘗見按此爲氏與晉對舉故注云据其滅稱氏也孔攷所據無謂

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注躬身疏經義述聞云諸按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躬當讀爲窮潞子之爲善也窮言潞子之爲善也其道窮也蓋潞子失俗歸義而無黨援遂至于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其窮於爲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亡足以亡其躬按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叚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按王氏說甚允○注躬身○說文身部躳身也論語子路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繁露仁義法篇路子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蓋亦以躬作身解雖

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注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疏注疾夷至稱子○繁露觀德篇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漢書景武昭宣元功臣

夷昔書稱蠻夷率服詩云徐方既來春秋列潞子之爵爲其慕諸侯也應劭曰潞子離狄內附春秋嘉之稱其爵列諸盟會也是其進稱子而未能合于中國注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爲其疾夷俗也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注未能至赤狄○若齡同中國當書晉師滅潞氏矣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注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者明不當絕當復其氏疏昭六年左傳女喪而宗室於人例有人亦於女例有注言人亦不能愛女也又二十六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有也詩王風葛藟亦莫我有有古以有爲相親愛之義故廣雅仁厚撫有也是也狄人不有狄人不相親愛也○注以去至進之○繁露王道篇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又云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自詛即自阻也釋名釋言語云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繁露仁義法述此事又云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潞子能正我故進之也○

注日者痛錄之○舊疏云正以凡滅例月今此書日故以爲哀痛而詳錄之耳通義云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日惡其虐之甚然以隗子歸不書日也○注名者至國也○舊疏云其書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彼注云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然則此書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通義云謹案所聞之世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亦以行進錄之也○注錄以至責之○僖二十六年注云書以歸者惡不死位是錄以歸爲責辭潞子去俗歸義爲春秋所聞本可不錄責而書以歸爲責辭正以其行進在可貴之限春秋備責賢者之故也○注責而至其氏○舊疏云言其行既進明不當絕滅其國還當復其潞氏以爲國矣按此春秋興滅國之義也穀梁傳其日潞子嬰兒賢也論語述而篇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戴氏望注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潞子離狄內附稱其爵列諸盟會許其慕諸夏也按孟子滕文公篇吾聞用夏變夷者又曰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下引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是則春秋進潞子義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也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夫居尊卿之位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疏】注天子至尊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桓四年注亦云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詩曰王謂叔父是也蓋謂既冠之後天子字而不名所以尊之也○注子者至明之○文元年注不稱王子者將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故變文上札不稱王子札也上繫先王者知爲今王之庶兄矣校勘記出故變文上札云閩監毛本同此本上作王誤按紹熙本亦作上○注不稱至兄也○上十年天

上使王季子來聘傳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是同母兄弟稱伯仲此但稱其字故起其爲庶兄也所以分別之者隱七年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注主書至二人○舊疏云正以經不稱爵知非公故云不以禮尊之矣正以堪殺二卿故知任以權也通義云春秋文不以空設皆爲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禍觀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是也○注不言至殺之○此明兼譏二子義也脊疏云由其爲下所提挈而殺之失大夫位故不云大夫也居尊卿之位者正以所稱其伯仲字知是尊卿耳○注大夫至得顯○毛本重作仲誤文十六年傳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是則大夫相殺稱人今此不稱人故解之云正之者舊疏云正之使稱王札故也所以正之者諸侯大夫欲分別弑君殺大夫故降稱人顧弑君重故也王者至尊無有弑理不必顧故大夫相殺不假降之稱人矣

秋螽注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疏注從十至之應○校勘記出內計稅畝云閩監毛本同鄂本計作議上十三年秋螽注云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未已此年又螽故注承上言之也歸父比年

再出郚上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也稅畝見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云十五年秋螽宣無熟歲數有軍旅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疏〕左氏穀梁作無婁按牟無古音之轉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牟公食大夫禮注鶩音毋釋文毋音牟方言一憮牟愛也韓鄭曰憮宋衛之閒曰牟杜云無婁杞邑大事表云公羊作牟婁蓋郚莒人所取然此時已爲莒邑杜注疑有誤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疏〕爾雅釋詁云初始也十行本作畞唐石經作畝閩監本作畞毛本作畝紹熙本亦作畞按說文作晦六尺爲步百步爲晦或从十久作畝鍇曰十其制久聲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疏〕孟子萬章篇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趙注今諸侯賦斂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注時宣至取之○毛本案改按五行志中之下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

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亂先王制而一爲貪利與何氏說合通義云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爲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按如所言則什一而貢猶是先王正法春秋何爲責之與履字義亦不合穀梁傳謂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似亦與何義同孟子公孫丑篇耕者助而不稅趙注助佐公田家治公田不横稅賦若履畝之類亦用公羊義也杜注左傳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亦非按彼傳云穀出不過藉謂不過藉民之力以取所出穀稱不當履民畝而稅之也似杜亦失傳意穀梁疏引徐邈說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耳與杜合亦非穀梁義

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疏】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作鹽鐵論取下篇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急於公事是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彼當出魯韓詩此下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似正對碩鼠詩言

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注】據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稅畝【疏】注據用至稅畝○哀十二年用田賦是也

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

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疏注什一至公田○下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與漢書食貨志同是爲一夫受田一百十畝百畝入已十畝入公是爲以什與民自取其一蓋一在十之外也周禮載師職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一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據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也此傳稅法據諸侯邦國言蓋國地狹小役少賦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又周禮所記或是貢法通義云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法其善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耡殷人七十而耡耡藉稅也从耒耡聲周禮曰以興耡利甿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莇耡即以借釋之耤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大夫注云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耡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于耡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爲耡也許以周禮證七十而耡蓋其意同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曰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耡字亦作助又作助助與藉古音同聲孟子公孫丑爲助而不稅即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制度終不能明惟周禮司稼人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道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十畝通計之而直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自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蓋非通融之義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並用爲辨殆未然矣按如姚義似鄙宣公履畝之法謂又取二也猶爲杜說所牽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岐注孟子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其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據此二

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税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税餘畝之十一故曰税畝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詞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剩家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夫爲九夫此自任釣臺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煩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眞通人之論也鍾氏裒畝匡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能通助徹之名者盖因諸侯去籍孟子末由致之耳夏小正二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傳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我亦循有邰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即助即徹皆不離乎什而税畝以公劉創什一之税可乎大抵周家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按鍾氏說極爲明晰貢者以上言徹者取也以下言助者借其事言要皆

借民力什取一耳孟子不憚煩言者容當時列國井田已壞故特申明舊制極言貢不如助恭時冒貢之名非貢之實若時尚沿殷周之舊何庸畢戰問哉且夏時與創貢法若如龍子所言豈神禹之所為哉商君阡陌之開始所本有素矣周氏謂殷周之興一則八家為井一則九家為井一則公田在私田外一則公田在私田中何注據殷制故云以什與民自取其一周則取一在十中矣其說似亦可通王制疏云九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什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用之圻內有參差統而言之皆什一若圻外先儒約孟子樂縛皆九夫為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為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為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抬一夫之田得百十頃粟而貢十頃是亦什外稅一也劉氏以為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

古者曷為什一而藉（注）據數非一（疏）注據數非一○正以周禮載師有二十而一有十一有十二有二十而三有二十而五又論語顏淵篇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又孟子告子篇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是輕重之數非一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

什一大桀小桀（注）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疏）孟子告子下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注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向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什稅一多於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舊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轂之趙義爲長按此及下小貉大貉等語似當時成語故此傳及孟子書傳並引用焉○注奢泰至桀也○舊疏引舊說云不言紂者近事不嫌不知按桀之與紂科取其一無定義也舊疏云所以不言紂者略舉以爲說爾

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疏）釋文貉作貊論語衛靈公篇雖蠻貊之邦行矣亦作貊孟子又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趙注云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舊疏云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亦不取趙義趙氏專以二十稅一爲小貉亦泥益輕於什一即是貉也不必至二十取一也尚書大傳又云少於什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什一而稅須聲作矣傳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貊大貊明多方大小二字政者正也今書作正小大多得其正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胥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

胥賦益胥賦即稅正卽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貊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貊輿此舊疏同故詩疏引鄭志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什一故刺之亦即大貊小貊之類與○注蠻貊至稅薄○孟子又云夫貊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文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言惡也此言蠻者連舉之爾史記匈奴列傳居于北蠻是北方亦稱蠻也又云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明無社稷宗廟等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淩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

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

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
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
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
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
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
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
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
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
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
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
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

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
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
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
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
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
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疏鹽鐵論未通云什一而藉民之力
也豐耗美惡與民共民饑己不獨
衍民衍已不彌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又取下徧德
惡衆而恃慾重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事是以
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履畝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
序知此云頌聲作者正爲碩鼠詩而言公羊與三家詩皆今
文故說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明證又
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傾父刺行人之而
綿蠻諷告上見序下見詩則碩鼠與履畝相連爲一事矣傳
云什一行而頌聲作與履畝稅而碩鼠作相對所以隱譏之
也周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
小桀減於什一大貉小貉什一稅天下之正什一行而頌聲

作故周禮說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稾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閒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徙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米芻稾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是周禮與春秋不必強合公羊舉其稅之正者言明爲後世立法故也漢書賈山傳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又王莽傳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皆本此爲說○注頌聲至致也○詩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又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頌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舊疏云謂帝王之行淸高乃致頌聲故曰高致也又云文宣之時乃升平之世也而言頌聲作者因事而言之故也何者文宣之世乃升平之世言但能均其衆寡等其功力平正而行必時

和而年豐什一而稅之則四海不失業歌頌功德而歸[illegible]之
故曰頌聲作矣不謂宣公之時實致頌聲○注春秋至本也
○舊疏云言春秋經與傳數萬之字論其科指意義實無窮
然其上下經例相須而舉其上下意義相待而成以此言之
則非一言可盡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正以此處論稅畝之事
若稅畝得所以致太平故云民以食為本也繁露玉杯云春
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畱經中稽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
妄言而得應於傳民以食為本故於此稅畝特著頌聲作之
故以見相須而舉相待而成也○注夫飢至陵弱○校勘記
飢寒並至鄂本閩本同監毛本飢改饑下及疏同漢書食貨
志鼂錯說上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去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
池嚴刑重法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
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
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
子君安能有其民哉鹽鐵論授時云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
饒樂閭無之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
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是即飢寒並至
雖堯舜不能為治也食貨志又云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
而知榮辱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閒民則家給人足
都鄙廩庾皆滿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平準書又云當此
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

獮出是剛強陵弱事也彊陵弱見隱三年左傳○注是故至稅也○閩監毛本作什一食貨志又云故又建步立晦正其疆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入百入十畝後漢書劉寵傳注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歲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繁露爵國云以井田準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入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孟子言入口之家者子女容有多者舉其極言焉○注廬舍至井田○食貨志又云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蓋百畝爲一頃入家得入頃又公田入十畝廬舍二十畝共一頃是爲入家而九頃也韓詩外傳古者入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入家爲鄰家得百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入家相保出人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劉寵傳注引井田記又云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入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入百畝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趨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入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入

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公羊問答餉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有微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廛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二畝半也按廛即里也何下注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趙同不獨合於漢志王制臧引書緯云九家爲井入家共治公田入十畝已外二十畝爲廬舍井竈是也○注廬舍至市井○劉寵傳注井田記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市爲井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云謹按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朔太守之聽事也此可證市井則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又引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售賣故言市井按因井爲市蓋始於三代以前初作井田時民情儉朴無非尋常食用故於井用則交易非必汲水之井也後世漸趨於文百貨交易必於都會聚集之所因亦謂之市井孟子萬章篇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是也○注種穀至葬焉乚校勘記云食貨志無菽字此菽當作菽菽者尗之假借字尗者豆也又出文上疑誤云閩監毛本

同浦鏜云工誤上按上同尚按紹熙本作工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食貨志又云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埸有瓜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盡心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食肉矣梁惠王又云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與何氏注同故周禮載師職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又閒師職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注掌罰其家事也皆所以責民樹畜者也禮記王制云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梁惠王趙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得服絲然則非刑餘者可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廣制篇古者

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尙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
輧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
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
異術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
盛之事鄭注深衣爲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
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賤民并不得攝盛矣周禮閭師不
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
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
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髦老然後衣絲其餘
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按此言老者不別五十六十七十
之異統言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丼田法行則不至有不
煖不飽之患其非老者亦不必不衣帛食肉焉公羊問答云
桑荻何也曰荻爾雅釋草蕭荻注郎蒿也荻字當從靜梁作
楸古楸字往往作荻史記貨殖傳千樹荻楸之誤也介食貨
志種桑下無荻字齊氏召南考證以食貨志無種荻之文駿
何氏直木讀穀梁也○注多於王五畝○食貨志農民戶一
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農工商家
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孟子勝文公云餘夫二十五畝注
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
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
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
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與何義合何云多於五口則不拘何

人故趙岐兼言老幼也食貨志云如比則如一夫百畝之例
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皆遂人云上地夫一
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
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注萊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
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
之居也後鄭無注其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
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彼讀云六鄉七萬
五千家家以七夫為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
與正夫同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
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家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
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
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注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
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
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當至於
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中百里之外
其六遂之餘夫亦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
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而趙氏引以證孟子則以遂人所云
餘夫亦如之即孟子之受二十五畝者矣趙氏解遂人餘夫
亦如之非謂必如受田百畝意謂上地里二十五畝萊半之
中地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則五十畝矣未知何意然
否○注十井至一乘○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包曰古者

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毛氏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
方百里出革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爲
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爲
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
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乘何名千乘乎曰周禮小
司徒職惟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句
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注左傳不注明
司馬法三字而混并在周禮文下或遂以之誤周禮待所謂
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穰苴嘗著兵法
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
名曰司馬法今其書不傳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
其一曰又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
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注論語
鄭康成引之注周禮然皆非是大抵侯國以百里爲率百里
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爲井也
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貢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
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
井出一乘則萬井止出一百五十有六乘雖爲之說曰成之
十里即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涂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
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
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皆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
成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

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眞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皆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衛輩皆歷為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工制之文豈可訓也按毛氏主包說與百里十乘正合以六十四井五百餘夫出一乘似亦過少昭元年注亦云十井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單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上十人故爵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幷士十人徒二十人數之也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不過千乘亦與此不合○注司空至國家○校勘記出擇主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主作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土彊國家毛本彊誤彊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林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子滕文公死徙無出鄉注徙爲爰田易居平肥磽也彼之爰土郇此之與士也爰土郇國語晉語之轅田注引賈侍

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僖十五年亦云作爰田後之
平肥磽卽此之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所謂不易之
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
不均也左傳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
畔易亦換也古爰換同音故畔換卽畔援也說文走部趨田
易居也段氏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
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
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
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
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
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謂萊休不耕
者公羊何注云司空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三年一換
士易居漢書食貨志云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秦孝公用
商鞅爲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以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制
列田地而立阡陌分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
制也末世既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
田再易爰但在其田不復易居矣按何云換土易居說云更
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趙田易居爰轅趙與四字
音義向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用廬皆易之二年者三年
而上中下田皆偏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田自爰其處
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用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
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

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偏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偏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白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白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意則同然不若商鞅之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之便民也周家亦唯鄉遂可行之若用井法八夫授地各有定則公田廬舍按口而給若年年更換不勝其擾且此入百八十畝者若有一易再易在其中則不容有此數則不得有此多夫室穫種種恐非久計也○注在田至曰里○食貨志又云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注師古曰廬各在田中而里聚居也段氏說文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宣十五年公羊注一夫受田百畝廬舍二畝半孟子粱惠王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按許廬義與下廛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廛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即廛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廛遂人夫一廛先鄭云廛居也後鄭云廛城邑之居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後鄭云廛里者若今之邑居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

其意同也許於廬不云二畝半於廛曰二畝半以錯見互相足按今說文廛下作畝半焦氏不知所據何本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炳燭齊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入十一爲方一里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田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七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闊九軌又六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四獄以上諸項處于王城之中必三分居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則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即可造屋三四閒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矣愚按此說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按所疑甚是農人春夏赴田秋冬入城近郊猶可遠者若令歲歲兩移民力固不給亦何憚煩因疑邑者不必王城國城內蓋近田際地如今時之村落鄉鎮然虞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何必城內耶春夏耕作就田爲廬以便作息收穫以後聚居都會習法讀禮講武人學易於遵事也○性一里八十戶○食貨志云五家爲鄰五

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二萬五千
五百戶也本周禮為說與此不同韓詩外傳云八家為鄰則
以鄰即井文與漢志異八十戶為里正合十井之數或當時
十井之家聚集一區因而成里與此與里仁為美之里同不
必拘五都之數又如十室之邑豈必四井之地乎蓋十井出
一乘無事則校室講學有事則治兵振旅朝夕相親可守可
戰衆故得其中遠近適其平古聚所為肅兵於農焉○注八
家共一巷○說文號里中道从號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廣
雅釋宮衢道也一切經背義引三眷云衢里中別道也此云
八家一巷蓋一非之夫所共何氏亦以意吉之無正訓也○
注中里為校室○校勘記云毛本校改按按毛本作按避所
韓全書皆然中里猶小雅之信南山之中田中用謂田中中
里謂里中也廣雅釋詁云校教也本孟子為說校庠序皆鄉
學名對文異散則通鄭人遊於鄉校郎以校名不必專主夏
日校也詩鄭風青衿刺學校廢也箋云鄭國謂學為校言可
以校正道藝因凡校量勤惰之處亦請之則此校室是也食
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謹與太常藏博士平等議曰問三代
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閭氏若璩釋地又續
云陳氏禮晉曰孟子論并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
教者庠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令民射于州序
耆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門之外鄉簡不帥

黨正屬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曰黨曰庠州有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祿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予融會於一無少祗括貞經術之文也然則此中里爲校室亦即家塾之意不徒考校情勤出人其有不帥教者亦在所簡至十月事訖專爲校學之所焉○注選其至乘馬○校勘記出辯護云辯當作辨辨即今人所用之辨字辨護謂能幹辨護衛也食貨志云鄰長爲下士自此以上稱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鄰長即此父老里正也說文人部健伉也又犬部抗健犬也漢書宣帝紀伉健習騎射注伉強也伉健猶强健也強健故能辨護也公羊問荅云何以謂之辨護也曰詩疏引中候握河紀云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辯護供射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按說文辨致力也史記項羽紀項籍常爲主辨故今俗猶以幹辨稱人能矣護亦辨意晉書紀贍傳帝使謂贍曰鄉雖病但爲朕臥護六年所益多矣護猶治也公羊問荅又云問經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平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民不得服樑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務刑餘發民不敢服緜

元乘馬謂之服制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
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
者不得衣不得乘衣乘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非散民可知
矣按書皋陶謨云車服以庸即命爲士之義故文選注引書
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又或作不得朱軒皆與不
得乘馬義同御覽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云云與尚書大
傳同彼又云是故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
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陵弱衆不暴
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不犯也潛夫論浮侈篇古者
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說苑修文云古者必
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
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
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
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
暴寡是唐虞所以與象刑而民不敢犯亂斯止矣與韓詩外
傳大同皆得乘馬事也倍田者蓋倍於凡民周禮載師職有
胥田注云庶人在官者其家受田此父老里正當亦庶人在
官士制注所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按王制云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
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
差然則庶人在官其祿至厚者亦止同上農夫此云倍者蓋
彼謂六鄉之府史胥徒以祿代耕此爲擇之民閒能治田事

者同一授田故倍之以示異理亦宜然或何氏別有所據○
注父老至之官○校勘記出父老此三老云鄂本此作比當
據正又出庶人在官吏云鄂本官下有之字儀禮經傳通解
同按紹熙本與鄂本同公羊問荅云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
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爲善置
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百官表云十
里有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高后
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按何以漢制況古制也問
荅又云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即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
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縣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即正也白虎
通辟雍篇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
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彼之左右師
蒼即此之父老里正也○注民春至城郭○食貨志云春令
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故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
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孟子梁惠王篇五畝
之宅注冬入保城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
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
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閭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
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趨稱邑居並同
蓋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
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

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舍也此易曉者至在邑之二畝半以爲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襍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止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葢古王畢地遺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巨邑都邑頗几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推無城者可處農井若有城如費邑郈邑者所稱都邑則農不得入管于與韋氏之言猶有據而趙邠卿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保衍文或係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廛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明有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則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廛與國宅園廛農民所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廛濫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有邑則必邑中有里居乃可爲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韋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名入保毛氏說未免于牽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還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

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爲一邑置堡以相
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千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
爲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以
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居之所
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技毛氏倪氏周氏三家說各有是處農
民田閉自有廬舍事爲耕作之需秋冬入保邑里大約皆近
田而人民聚集之處亦容有城堡如今北省凡村聚皆有城
垣閭閭是必舊有沿爲俗焉毛氏謂里宅無城者拘閭氏謂
里廬爲一亦不合也○注田作至得入○食貨志云春秋出
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
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孟康曰里胥如今
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
早晏防怠惰也白虎通辟雍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
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其有出入
不時畢晏不節者有過通考引書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
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
出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輕任
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其謂造士塾者李
如圭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爾雅釋宮曰門側之堂
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
塾四其外塾南向內塾北向也廟門體制全備此是里門未
必定有四塾之制也○注五穀至月止○食貨志云冬民既

人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用從者所
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問答云荀悅漢紀作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知食貨志有脫字○注男女至其
事○食貨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詠各言其傷越
絕書本事云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
失職怨恨憂思作詩也詩考引韓云伐木發朋友之道軌序
云勞者歌其事御覽引韓詩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文選謝
叔源遊西池詩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
事詩人伐木自苦故以為文摯虞文章流別云古之作詩也
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
之漢書藝文志云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
詩詠其聲謂之歌史記自序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
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
者蓋風雅多採自民間雅頌多上大夫歌詠之作也故文中
子薛收曰小人歌之以覺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
之以觀其變漢書匡衡傳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詩始
國風所以厚性情而明人倫也蕃觀化自近始故陳詩可以
知民隱也○注男子至四方○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
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文中子
十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
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此謂詩亡無采詩之官也食
貨志云孟春三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

獻之太師比其音律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
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說文丌部近古之
道人以木鐸記詩言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
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
之杜注木鐸徇于路采歌謠之言也然則此之求詩者郎班
之行人記之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使民閉出男女歌詠書之
頒牘遷薦於天子也段氏云其字从辵丌辵者行也丌者薦
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
得失自攷正也韓詩外傳昔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矣以
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恐勞苦知
天下之欲安佚也正以飢者歌食勞者歌事故聖人推已及
物而四方周知也孟子離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宋氏翔鳳
釋地辨證云息止也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
所苦天子不知政教流失風俗陵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亡可
耳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謂王者不采風將使夫子
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彼以孟子之迹
郎說文之近故言此官不行也劉歆與揚雄書云三代周秦
軒車使人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揚答
劉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又
云翁孫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二書皆即遒人之事也遒輶
道三字同音遒人即遒人揚劉皆謂使者采集絕代語釋別
國方言故許槩括之曰詩言此何則但云采詩也劉云求代

語僮諭歎戲則詩在其中矣周禮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
辭令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豈非楊劉所謂使者班所謂行
人與說者雖殊可略見古者交之事爲政之不外正名矣按
何氏謂年六十云云未知所據○注十月至大學○正食貨志
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
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
君臣之禮白虎通辟雍云若既收藏皆入教學通考引書大
傳云耰鉏已藏祈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周禮黨
正注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
孝弟之道也禮記疏引書傳略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
爲父師士爲少師教於州里禮記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
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
塾鄭之塾即此之校室同爲教督之所故也○注其有至進
士○校勘記出進士云鄂本進作造儀禮經傳通解同當據
正按紹熙本亦作造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
庠序之異者移國學十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
學于左學命曰造士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即左學在
城中王宮之左者也又云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白
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
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按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注

此庠謂鄉學也而此云由鄉學移之庠者此鄉學即謂敎於校室由里正父老移之州長黨正等故曰移於庠士制以庠序皆鄉學對國學言言各有當不相妨也○注行同至授官○食貨志云行同能偶則訓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王制云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明上德紬惡皆習射焉按有鄉射有大射鄭氏鄉射禮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又大射儀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以觀其禮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鄉大夫士即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義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擇之詳矣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曰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寓黜陟諸侯之微權也按盛氏褚氏俱極分晰益因祭而射以擇士此大射之一事其士意仍在擇賢否定黜陟

蓋自鄉射已然故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鄉射有二一是州長令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詢衆庶是也○注三年至之儲○王制云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食貨志云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謙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斯道也按王制注云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疏云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之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閒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言三十年者舉全數兩義皆通邢本畜作蓄新書憂民云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是也○注雖遇至作矣○食貨志云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後漢書楊震傳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又

郎顗傳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新書又云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卽王制之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也王制古疏引律歷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一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云七百二十歲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三陽三從入元至一陽三百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个陽九年一个陰九年一个陰陽各七年一个陰陽各五年一个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志此言是爲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冬蝝生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注）蝝卽螟也始生曰蝝大曰

蝝疏注蝝卽至曰蝝○五行志中之下冬蝝生劉歆以爲蝝蚍蠭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眚也董仲舒劉向以爲蝝螟始生也孟康曰蚍蠭音蚍蜉爾雅釋蟲云蝝蝮蜪左疏引李巡云蝮蜪一名蝝蝝蝗子也郭注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蚍蜉有翅者非也說文虫部蝝復陶也劉歆說蝝蚍蜉子也董仲舒說蝝蝗子也郝氏爾雅疏云杜預注從董劉以爲螽子是也魯語蟲舍蚳蝝韋注蝝蝮陶也可食鄭注祭統亦以陸產之醢爲蚳蝝之屬矣今呼蝝爲蝮蝻子蝻讀若闇釋文蝮蒲篤反按蝗子今通謂之蝻固可食然不能常有未必用爲祭品或魯語及祭統注之蝝別爲一物與　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注幸僥倖疏注幸僥倖○左傳云冬蝝生饑幸之獨斷上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按王仲任語見論衡幸偶篇宣公遭國之君變古易常而能受過變悟蝝不爲災故春秋以幸書之也僥倖者禮記中庸云小人行險以徼幸　幸之者何注閒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執不知問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注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疏注通義云上上文也按注以上爲宣公義亦通不必改作上文解也幸

宣公能變故就上言之繁露必仁且智亦云春秋應是而有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明以上指公言

天災注應是變古易常而有天災衆民用饑疏注應是至用饑○各本衆作蝝說五行志中之下一日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亂先王制而爲貪利故應是而有蝝生屬竊蟲之孽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歸鐵論論菑云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災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災經義述聞云春秋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何休又引申而爲之說鄧詳且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蝝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爲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是後衛州吁弒君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不還國之所致大雨雪注此桓將怒而弒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嘗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螟注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旣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五年大雩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然傳但云記災未嘗言某事所致也其他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

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又侈天道以涉誇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開讖緯之先何氏又從而祖述之遂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所以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尤鮮而劉向說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僖十四年沙鹿崩十六年六鷁退飛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皆流入占驗之學而考之本傳則絕無此語豈非論衡所謂語增者與按如董何所言某災某事所致某異某事所應固屬拘泥然聖人借天戒以明人事不明言所致幾若人之所爲與天無涉敬天之怒之謂何後世占驗之學自後人衍之者之過不必歸咎於前人矣劉子政於王氏專政於災異之變痛苦陳言成帝不悟竟移漢鼎得以占驗之學目之與論語季氏篇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卽吉凶禍福之命災異其命之兆見者也習宜變古易常卽不畏聖人之言也繁露順命篇云脅宜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愼是也故春秋握誠圖云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又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行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愼行推效者哉又必仁且知云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

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儆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以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又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尙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其於災異昭應之理至爲明顯大事表云班氏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徹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爲儒者宗宜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專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又與向異陰陽子曰聖人殽而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雖殊其義一也諸子即天以命人陰陽子以人合天均無失乎易春秋之旨而已不言天則天道廢故禍見於天則王者避正殿不舉樂戒百官省闕失此春秋書災異之意易

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事言天則人事或故大戊修德而祥桑枯死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所以然之意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後天者曰天意見矣可不懼乎先夫者曰吾修吾人事而已其要歸于責人事以回天變余觀春秋所載地震山崩水旱螟螽或蜚鸜鵒之類多見於莊宣昭定哀之世天意豈不顯然哉

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為喜而僥倖之變蝝言蝝以不為災書起其事〔疏〕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擬議之詞也是也○注言宣至倖之○校勘記云鄂本其作有上云幸僥幸此倖加人旁非通義云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蝝應變而生故始生未為災而即書之幸其見譴咎之蚤宜於此時立震懼變動深察天意而其改過則必有金縢反風之應宣公不寤卒致凶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子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也以宣公不變故下書饑與何義異○注變蝝至其事○蝝為蝝于周之冬夏之秋物已成熟蝝于始生不能為害故書以起之宣公受過變寤易饑而為大有年故幸之也下之饑猶緣於秋蝝不緣於蝝生也孔氏謂宣公見蝝不變卒致凶

饑則何爲幸之乎蝝始生而民卽饑不得如此之速

饑疏差繆略云公羊無此經按今唐石經公羊及各注疏本皆有或以何氏無注疑公羊或無按上注云衆民用饑則何氏本有此經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六終

子汝莘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四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十六年
盡十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疏左傳注云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大事表云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即留吁地晉滅之爲純留邑甲氏在今直隸之廣平府雞澤縣一統志純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留吁邑按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號曰赤狄白翟索隱三蒼圁作圁地理志圁水出上郡白土縣正義引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又云潞州本赤狄地史文潞在圁洛間未詳○注言及至不進○甲氏書氏與上年潞氏同彼注云明不當絕當復其氏是也留吁不書氏知其行微故及以絕之杜范皆以甲氏等爲潞之餘黨蓋亦欲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者

夏成周宣謝災疏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謝作榭下及注疏並同唐石經缺釋文宣謝災左氏作宣

榭惠棟云襄九年疏引作謝古無榭字或止作射周邢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三傳皆作謝俗从木又災作火按紹熙本亦作謝公羊釋文引左氏作宣謝火穀梁釋文亦作謝知三傳無从木者矣九經古義云榭案左氏古文本作射邢敦銘云云又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謝甚高秦誓曰惟宮宇臺榭釋文本又作謝炅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原注摯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咸載見廣韻此由昔時不識古文曲爲之說按禮記玉藻卜人定龜注謂靈射之屬釋文射爾雅作謝荀子王伯篇注謝與榭同音研堂答問云說文無榭字則豪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號之云爾疏注後周至東周○此據作春秋時言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又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云成周者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矣故傳就當時所名解之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

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疏引鄭注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鄭舉漢地志爲驗後漢洛陽河南皆爲河南尹郡國志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成周亦號下都胡氏渭禹貢錐指云王城卽郟鄏邑漢爲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卽成周漢爲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東瀍西爲王城而瀍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續漢志注雒陽引帝王世紀云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河南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成周在東王城在西徵王居成周故曰東王必大克也○注名爲至云爾○舊疏引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作此邑乃名曰成周是爲本成王所定名也時二都並建洛邑爲東都平王東遷宣謝以豐鎬爲西周敬王後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矣

者何宣宮之謝也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疏

穀梁注宣榭宣王之榭本此爲說杜以爲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疏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五行志引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與公羊異○注宣宮至之功○禮記疏引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有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駮是何本先師舊說也漢書五行志云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謝火同義明亦以成宣爲宗而不毀也顧氏炎武左傳補正云呂大臨考古圖[illegible]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印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室曰射其室無室以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通義云成周非王居而宣宮在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按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蓋卽特廟特者不在七廟中而特立一廟者也據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在六廟外周之成宣在七廟外矣昭七年左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或亦先公

廟之不毀者也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蓋不以宗而不毀為然矣與何鄭說皆異劉歆皆古文則古文尚書春秋皆與公羊家同○注室有序曰謝○爾雅釋宮文此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曰夾室前堂郭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廟之制中為大室東西序之外為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為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後漢書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廟所以有廂者箱之言箱謂左右助勸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俟事之處覲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文選為嘗蕭作斷陸機詩注引爾雅廟作廊蓋字形之誤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寢者郭云但有大室郝氏義疏寢之制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按古路寢制如明堂燕寢有堂有室有夾室有房正如上所陳廟制故周禮隸僕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月令正義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地對廟為卑故在後也不得有無東西廂之制蓋寢者平常臥息之所說文作寢云臥也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推人道以事神固不必備有堂戶房階室之制與亦所謂致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榭者郭云榭即今堂堭禮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郝氏義疏云左傳注以榭為屋歇前正義補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按廳即後世之堂皇漢書胡廷傳列坐堂皇上集解堂無四壁曰皇是也然則無壁者

無室但有堂故杜謂屋歇前定通從六榭讀如序則物當棟之序榭之言射也室後無亦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按禮鄉

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序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川居無室曰榭今文豫為序序乃夏

后氏之學亦非也則鄭不以榭即序也然鄭於禮經豫字但讀如榭不即破其字為榭而於記序則物當棟亦不破序字

蓋以序榭皆無室謂序豫及同古字得相通也禮與記之堂則物當楣皆指庠言庠大於序故有堂有室也鄭彼注自謂

豫讀如榭音非以為榭彼之豫自謂州黨學之序榭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注〕據天子之

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燒〔疏〕注據天至京師〇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是也彼傳京師者

何天子之居也〇注宋災至所燒〇襄十年宋災是也舊疏云特據宋災者以其王者之後與宋相類也樂器藏

焉爾〔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疏〕校勘記云漢書五行志曰榭者所以藏樂器唐石經諸本

作徽俗字按說文無藏字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藏徐遵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

王室也則與范本異五行志云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藏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

之坐屋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按左氏以宣謝爲講武之坐屋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義火爲人火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謝爲藏樂器之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謝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蕤樂以宣節陰陽故名宣謝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爲宣王并以業器爲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氏之義按說經須守家法左氏之義不得據以相難公羊本文明云宣宮之謝宣宮猶言桓宮僖宮也非謂宣王之廟乎何得謂其違公羊本文乎按禮記禮運以爲臺榭注榭器之所藏也是藏物之所通曰榭爾雅釋宮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是不必講武之屋也詩車攻序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蓋是時必有講武之所嗣因有中興之功宗而不毀或即因立宣廟廟宜靜肅不能再爲肆武即因爲藏樂器所專○注宣王至樂器○舊疏云蓋夷厲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不謂更造別樂何者考諸古典不見宣王別有樂名也按周本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禮記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又禮運云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明禮樂俱有敗壞也本紀又此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又詩車攻諸篇美宣王復古容亦作樂器焉

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

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王者後記災也疏校勘記新周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當作親周古親新通新讀為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繼夏親周故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春秋據魯親周故殷皆作親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親周而故宋是何注本作新周也當亦為嚴顏之異按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誤錢大昕言之當矣惠棟未憭此今按阮氏之說是○新周注至同也○決三十年宋災不別所災也○注孔子至故宋○此春秋通三統之義注為全書發其例也劉氏逢祿釋例云顏子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終之曰樂則韶舞蓋以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故春秋變王而從質受命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而措之萬世無難矣其言以春秋當新王之意至為明顯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著之實事故假魯以立王法所謂春秋之魯也以魯當新王

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後也新周則故宋合宋周春
秋爲三統故黜杞等之小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公羊言
新周核之董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
望周之重新聖人書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氏謂孔子以春
秋當新王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此言更爲誣
矣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難更遷成
周作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
新絳鄭居郭鄶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
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爲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
果新邑於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
三五復反向使周人寅畏譴異修政更始興宣王之禮樂明
子朝之亂必不作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探經旨上
本天意稱言約而取意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
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又唯穀梁有之然
意尤不相涉是以昔儒王祖游識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乖硋
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者也按新周故宋見之董
生繁露史公孔子世家必西漢經師相傳之義孟子所謂罪
我者其惟春秋即斥新周故宋等義與七十子微言大義也
非何氏之椒解魏晉俗儒不識經師大旨孔氏反祖以非何
氏此孔沖遠譏劉炫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木者也孔氏於
三世已多違舊義而於三統之義又全更滅率此以解公羊
其背者之無相與臧氏本非今文家置之不足責可也○注

因天至災也○舊疏云使周成爲國與宋齊之屬相似包氏愼言云春秋何新乎周曰孔子一生夢見周公美周之文而其作春秋書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周之禮制掷自文王而成於武王周公言文王以統武王周公也周監二代以成郁郁之文春秋監周以爲萬世文章之祖新周者揚周之文於萬世也周道傷于厲王宣王中興文武之道燦然復明平王東遷所守者宣王之法耳成周宣謝宣王方策所藏也孔子適周問禮老聃柱下所守宣王之留貽也宣榭災而舊章之存者鮮矣故孔子有春秋之作春秋爲後世新王制法一王初起皆用先王之禮樂故曰新周周監二代春秋監周殷亦二代故黜杞故宋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不足徵而文獻之可徵者唯周一姓不再異周之不與於宣謝之火兆其前孔子修史至此而喟然於周道之衰故不曰京師宣謝火又不曰王室宣謝火而特曰成周同之列國猶王之爲風也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宣宮之謝樂器藏焉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有能用孔子者孔子能興文武之道於成周則雅頌可作不能用而憲章文武以作春秋則周之禮樂不僅爲周之禮樂而爲萬世之禮樂周雖亡猶存也荀子曰孔子仁智且不敝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敝於成積也是之謂新周也云爾按包氏之論深得春秋書成周之

旨書成周明與爲王者後記災文同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也

秋郯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

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疏）左傳云出也禮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鄭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畀所齎范云爲夫家所遺○注嫁不至嫡也○春秋之例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者皆書如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之屬是也此郯伯姬出嫁不書故以爲媵也按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彼亦媵得書者彼注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知此彼棄來歸無賢行故從媵賤常例不書也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夫人行待之如初是內女由媵爲嫡詳其卒葬從夫人行此來歸亦書故知爲嫡也此伯姬蓋爲嫡他國之媵若內女姪則當書嫡之歸郯如紀伯姬之屬也通義云來歸者出也始嫁不書者容郯子爲世子時歸之其說

亦通○注延不至初也○毛本以誤有按此決紀叔姬書卒
故也紀叔姬自莊十二年歸酅後能全婦道故詳其卒葬此
不然故死不卒但錄其來歸而已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
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
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是則在道至
入時猶以夫人禮待矣通義云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
也按孔說非是禮喪服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
君者女子在室期出嫁大功諸侯雖絕則為其尊同故服其
親服則女子許嫁諸侯而卒則服則可知故傳九年書伯姬
卒明當有期之恩也齊衰不杖期章文有姑姊妹女子子適
人無主者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此雖指大夫以下以諸
侯不得有無主之事然推無主加服之義則被出而歸雖為
夫家所絕而父母兄弟視之似不得竟同絕期之例則被出
卒者理合恩錄書卒此鄭伯姬不書卒故何氏云已棄有更
適人之道或時為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諸侯女嫁於大
夫者禮無服為其尊不同故若慶之叔姬高固之子叔姬皆
無卒文也○注棄歸至罪月○有罪時者此書秋是也無罪
月者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成八年杞叔姬卒
恩錄之明其終于父母全歸道故云無
罪益見孔氏已出則失其貴之說非矣

冬大有年疏詩大雅豐年云豐年多黍多稌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而爲例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按上年傳云則宜於此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有大年是宣公省悟後應是而大有年矣通義云稅畝而饑所以譏君也繼饑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恆稅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按孔氏此說不值一噱天之愛民原不必因國家重斂加之薦饑惟是孔子書之春秋究何主意抑書以褒天乎亦褒天以衆意與此告好爲立異而不知其語之駁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子月之二十六日也

丁未蔡侯申卒疏包氏慎言云正月無丁未二月之四日也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注不月者齊桓晉文没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疏注不月至十年○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大國之常例今此蔡侯不月故解之與楚在文

十年彼注云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者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圖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於楚自絕諸夏商臣弒父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之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向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摟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與再傳而蔡亦有弒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於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按蔡自桓二年會鄧懼楚自獻舞獲後棄夏即夷故僖十四年蔡侯肸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是也終齊桓之世未嘗與盟會事晉文而叛楚城濮得臣被戮始與乎踐土溫翟泉之會晉文設後首道中國以事楚屈貉之次是也故春秋尤賤而略之通義云文公從楚當莊之世猶爲不與賢比肸責輕故葬但不月而已肸賞宜絕故不書葬故移不月之文於其卒蔡侯申但責其背中國與楚故背葬而去月以起之非比肸責輕也楚之莊之賢春秋亦不得已而與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必使中國君長比而從之非聖人內夏外夷之心也孔氏於屈貉經下採其座主莊侍郎之語是也此又以爲比肸責輕何先役之不倖耶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鄫子四國大夫敗齊師

于萊齊侯逆獲君道微臣道弱之所致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日劉歆以爲三月晦朓元志姜岌以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以今厤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入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按五行志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注是後至所致○毛本强作彊五行志下之下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邾支解鄫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鞌按邾婁戕鄫子見下十八年四國大夫敗齊師見成二年齊侯佚獲見成二年傳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己未月之十八日杜云斷道晉地大事表云傳云卷楚一地二名今沁州東有斷梁城方輿紀要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九里按如左傳文上云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似斷道與卷楚二地卷楚亦不得以卷當之杜云卷楚卽斷道固是臆說顧棟高謂在沁州不知何據通義云是盟同欲仇齊而不與信辭者傷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簒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疏】包氏愼言云十一月書壬午乃之十三日○注稱字者賢之○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春秋稱字多賢肸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傳其稱季友何賢也亦稱字故也○注宣公至貧賤○穀梁傳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朝焉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注引秦曰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新序節士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

公之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其國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鹽鐵論論儒云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技衛侯之弟鱄去君稱名者彼注云剌鱄因兄爲彊臣所逐旣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爲姦約嚴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絶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故不得與叔肸等也○注故孔至謂也○論語泰伯篇文集解包曰言行當常然義疏篤信好學者令不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行也當守死善道者甯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也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何義當亦同不必以天下爲天子爾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守死善道如公弟叔肸孔父仇牧荀息之屬○注禮盛至不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又云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孟子萬章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故不名也禮記月令聘名士彼疏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注天子至夫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白虎通又云上大夫不名

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加於百姓者也今本脫上大夫三字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之義也是天子上大夫亦不名也公子不爲大夫郎不見於經亦不書卒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卒而字之故爲起其宜爲天子大夫也○注孔子至心焉○論語堯曰篇文彼無孔子曰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支興滅國云云文選兩都賦序注爲諸孫置守家人表兩注俱引論語興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愼篇同以此爲武丁事蓋皆述帝王之治不必專斥一人事此主引舉逸民連上述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

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鄫者刺鄫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

（疏）周禮疏引駁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即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弑其君曰弑者皆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義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穀梁傳戕猶殘也捝殺也周禮疏引鄭氏書梓材注同是戕爲殘賊之義也列子說符云遂共盜而戕之殷敬順釋文戕一本作殘潛研堂答問云穀梁注捝謂捶打之亦晉人語說文無打字宜何從曰此必朾之譌說文朾椓也朾與椓連文知椓亦有椓擊義又問釋文引字林云木杖也考說文梲訓木杖捝訓解捝卻是兩字陸似溷爲一曰捝殺之捝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梲字隸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按穀梁云捝殺與何氏支節斷義殊其殘一也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鄫子是西漢舊說故何依用之焉周禮大司馬云放弑其君則殘之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而殺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殘之者或楚或轅春秋戕鄫子穀梁傳以捝殺注捝爲捶打方言謂之楙關西人呼打爲楙晉魏河內之北謂楙爲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捝殺詮言訓羿死於桃棓注棓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羿則似古有是刑而鄫

人行之故春秋書曰戕小爾雅亦曰戕殘也蓋邾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捉殺之謂哉董劉以爲支解解解四支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轘也殺君者轘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注支解至道也○說文肉部肢體四肢也段作支孟子告子篇循其四支易坤文言傳而暢於四支是也說文刀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左傳宣四年宰夫解黿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是也支解卽史記呂后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是漢書陳湯傳支解人民注謂解截其四支也刑罰殘賊故今律支解活人者首犯陵遲妻子流亦以惡無道之甚也杜云弑戕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爲故春秋變殺言戕也○注言于至守備○左疏引賈逵云邾使大夫往戕賊之杜氏釋例云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注小國至不門○舊疏云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邾婁無道殘滅人君於其國鄫不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人鄫爲微國本不合卒是以略之之不書其日也而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是也

甲戌楚子旅卒疏穀梁旅作呂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又膂篆文呂从肉从旅

旅則旅蓋脅之省體卽呂也呂覽季冬紀律中大呂注呂旅也是也包氏愼言云七月書甲戌月之九日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之少進也

何以不書葬注据日而名疏注据日而名○舊疏云書日書名一是諸夏大國之例是以弟子因遂責其不與大國例同書葬也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注旅卽莊王也葬從原予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有賢行疏禮記坊記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今本無僭字蓋鄭所据本異或鄭以意加也楚世家云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蓋僭王在夷王時矣自熊通自立爲武王後始世僭號拜吳世家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故皆不書葬明其宜絕也○注旅卽莊王也○楚世家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左傳序莊王立在文十四年○注葬從至誅之○包氏愼言云按絕葬明誅言當膺不顯戮也穀梁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僭號失德之大者同之弒君滅國日是亦當殺當滅焉而已杜云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

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按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五等諸侯卒皆稱爵葬者臣子之事故一例從尊稱公若吳楚書葬則宜書葬吳某王葬楚某王與周王疏嫌矣故絕其葬若無臣子辭以示誅絕春秋正名之嚴也包氏說極爲切實杜氏注尤隔膜之論也○注至此至賢行○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彼注云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實按楚自莊世書荆人僖世始書楚所傳聞世諸夏猶其外數故楚君不得見經商臣弑父之賊又在誅絕之列故至莊王書卒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義也先儒以秦穆楚莊合齊桓晉文宋襄爲五霸以其爲春秋之所與故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壬戌月之二十八日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疏左氏檉作笙釋文云本作檉亦作朾按彼引徐音勅貞反則亦作檉笙杜云笙魯竟也

還者何善辭也疏通義云善曰還不善曰復注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弁善其能以禮退何善爾歸父使於晉注上如晉是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

遣〔注〕家爲魯所逐遣以先人弒君故也〔疏〕注家爲至故也○左傳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十五年傳云公子遂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是君甍家遣事也

其墠帷〔注〕埽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將祖踊故設帷重形〔疏〕注埽地至云爾○校勘記云釋文注作埽地此从手旁非公羊問答此於經有據乎曰說文云墠野土也東門之墠傳曰墠除地町町者疏封土謂之壇除地謂之墠賈公彥以爲四邊委土爲壝於中除地爲墠壇內作壇謂之若三壇同墠之類也按襄二十八年左傳舍不爲壇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則亦讀如墠矣韓詩傳作東門之墠據詩釋文正義似毛詩本作壇而諸家解從墠蓋叚墠爲壇也定本即作墠矣說文說壇字云壇祭場也祭場則埽地去草矣葢二字可通用也左傳注除地爲壇而張帷左傳作壇也焦氏循左傳補疏云壇字釋文音善曲禮而踰竟爲壇位注壇位除地爲壇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注壇讀如同墠之墠鄭司農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

墠釋文壇依注作墠金縢三壇同墠祭法一壇一墠是除地爲墠墠封上爲壇二字自別而墠壇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墠一作東門之壇毛詩解爲除地町町則墠是而壇借此傳借壇爲墠同按之齊俗名之何氏以方言釋之也焦說明晰○注將祖至重形○禮記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然鄭注云飾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非言方亂非也似帷爲死者設其殯後又有帷檀弓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禮朝夕哭不帷蓋朝夕哭當暫去帷以見殯殊而敬姜哭穆伯不去帷故記以爲非古也此歸父在外或設帷爲將祖踊爲一時權禮與

哭君成踊注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疏注踊辟至母矣○禮記檀弓云辟踊哀戚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懋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也說文走部𧻚喪擗𧻚段注云今禮經禮記皆作踊足部踊跳也是二字義殊也左傳曲踊三百踊于幕庭之類皆从足若即位哭三踊而出之踊當从走撫心爲擗跳躍爲踊辟叚借也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

也何常聲之有注言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故云如嬰兒之慕母也左傳即位哭三踊而出注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注成踊至殺也○三日五哭禮見禮記奔喪篇奔喪注云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正義謂初聞喪爲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爲五哭所以三日爲五哭者爲急欲奔喪以己私事須待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以歸父在外因家遣不能歸國故行變禮但三日五哭踊如奔喪禮也成踊者士喪禮注成踊三者三疏云凡九踊也檀弓疏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爲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

特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
夫五踊士三踊注謂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也則皆
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
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也然何氏云比三日朝哭
莫不哭則三日四哭與五哭踊不合或何氏之三日益三日
後禮與又喪大記云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
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則踊節有七孔氏謂士小斂一踊大夫
小諸侯斂朝夕各一踊大斂止斂時一踊之說恐非按奔禮
于云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
郎堂東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於
括又哭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
奔喪如父喪禮於又哭不括髮臣爲君斬衰似三哭皆括髮
又奔喪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郎
凡位又爲位者壹袒然則歸父惟壹袒與又大夫哭諸侯不
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
歸父之哭宣公爲舊君以否**反命乎介**注因介反命禮卿出
聘以大夫爲上介以士爲衆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成十五年傳作反命于介
左傳云復命於介○注因介反命○杜云介副也將去使介
反命於君疏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
君命某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
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

詔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
人門右即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身將出奔不
復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
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說前即位北面哭三踊
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會介以此言告於殯也○注禮
卿至衆介○禮聘禮云遂命使者注聘使卿使者再拜稽首
辭君不許乃退又云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蔡氏德晉儀禮
本經云上介大夫爲之所以副使者或聘使有故則上介攝
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也又云宰命司馬戒
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注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
之屬司士掌作士
適四方使爲介

自是走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
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想時莫能然也言至檉者善其
得禮於檉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弑君本當
絕小善錄者本宜公同篡之人又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
故從有罪例也〔疏〕注主書至然也○左傳書曰歸父還自晉
善之也杜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
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是與何義同○注言至至於檉
○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未畢者未復君命也自

晉明勝事畢故書于梩見其得禮於梩也○注言遂至罪也○鄂本罪作非大夫無遂事歸父不待報而去臣節完有未盡故書遂以責之○注遂弑至當遂○校勘記云鄂本遂作遂誤又不當遂鄂本同閩監毛本又誤父遂弑君之賊宜絕其世錄歸父小善以遂因宜討宣公非討遂之人故晉惠殺里克傳十年傳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衛獻公殺甯喜雖爲晉執之猶不得爲伯討故襄二十七年從君殺大夫例不與衛人役州吁齊人殺無知同文也○注不日至例也○舊疏云凡內大夫出奔例無罪者日郎哀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之屬是也今此歸父亦無罪不日者正以仲遂弑君其家合沒但與宣公同謀魯人不合逐之若作伯討之時歸父可逐故從有罪之例按舊疏引臧孫紇公子整一明有罪一明無罪也歸父雖無過失然弑君之于本不合存故從伯討以張義如仲遂者因宜天下有能力討則討之者也春秋雖惡惡止其身然遂之罪未比尋常魯人此逐卽以其父弑君逐之故不得全同無罪例也通義云不日者無罪也以歸父公子整與臧紇較之可決內大夫出奔有罪日無罪不日例與何義乖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七終

子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